

当前位置: [网站首页](#) > [学术争鸣](#)

关于《山鬼》研究中若干观点之商榷

熊人宽

(一)、《山鬼》梗概

诗是按照女主角出场赴约、等待情人、久候不至而失望痛苦三个层次来写的。

幽静的山谷里“若有人兮山之阿，披薜荔兮带女萝，既含睇兮又宜笑，子慕予兮善窈窕。”一个美丽的女神。以喜悦的心情，为心上人精心打扮。“乘赤豹兮从文狸，辛夷车兮结桂旗。被石兰兮带杜蘅，折芳馨兮遗所思”。她换上新装，折了把鲜花自信地去赴约。

“处幽篁兮终不见天，路险难兮独后来。表独立兮山之阿，云容容兮而在下。”来到约会的地点，却不见所思的情郎。

痴情的山鬼，独立山巅，居高远望，痴痴等待，脚下是一片变幻莫测的云海。“杳冥冥兮羌昼晦，东风飘兮神灵雨。留灵修兮憺忘归，岁既晏兮孰华予？采三秀兮於山间，石磊磊兮葛蔓蔓。怨公子兮怅忘归，君思我兮不得閒？”天气变化，风雨交加，她设想对方仍然眷恋着自己，以自我宽慰和无奈的等待。“山中人兮芳杜若，饮石泉兮荫松柏。君思我兮然疑作。”的女神还在耐心地等待、寻找。……

在孤苦失望中，对于“君”的爱产生了怀疑。满心的喜悦化为忧伤。希望破灭了，她在思念中苦苦挣扎，不忍割舍。此刻，“雷填填兮雨冥冥，猿啾啾兮又夜鸣。风飒飒兮木萧萧，思公子兮徒离忧”。恶劣的环境衬托出女神糟糕透顶的心境，可怜的女神陷入极度的哀怨与痛苦之中。

《山鬼》篇，是《九歌》中悲剧之最。诗人以丰富的想象、绚丽的文辞、细腻的笔法委婉曲折地再现了诗人的心态，感情缠绵，语言哀婉动人。山鬼由满心喜悦，到哀怨绝望的心情；道路险难，狂风暴雨的险恶环境；隐含着对楚王和佞臣的怨恨和鞭挞。

朱熹《楚辞集注》言：“子慕予之善窈窕者，言怀王之始珍己也……知公子之思我而然疑作者，又知君之初未忘我也，而卒困于谗也；至于思公子而徒离忧，则穷极愁怨，而终不能志君臣之义也。”

(二)、《山鬼》的神话原型

◇《文选·高唐赋·序》：


〔……玉曰：“昔者先王尝游高唐，怠而昼寝，梦见一妇人曰：‘妾巫山之女也，为高唐之客。闻君游高唐，愿荐枕席。’王因幸之。去而辞曰：‘妾在巫山之阳，高丘之阻。旦为朝云，暮为行雨。朝朝暮暮，阳台之下。’旦视之如言。故为立庙，号曰朝云。”〕

◇《水经注》卷三十四《江水》：

丹山西即巫山者也。又帝女居焉，宋玉所谓天帝之季女，名曰瑶姬，未行而亡，封于巫山之阳，精魂为草，实为灵芝。所谓巫山之女，高唐之阻，旦为朝云，暮为行雨。朝朝暮暮，阳台之下。旦早视之，果如其言，故为立庙，号朝云焉。

《山鬼》中深山、昼晦、不见天的景象，与《高唐赋》里，巫山之景象。有共同之处。

 收藏文章

 阅读量[836]



周访问排行	月访问排行	总访问排行
● 鲁迅和许广平犯有“通奸”罪吗？		
● 现实主义还是色情主义？		
● “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”了吗？		
● 不要把张爱玲和胡兰成混为一谈		
● 论中西文人女性人体描写的审美特征…		
● 文学如何向现实“说话”		
● 新诗创世何劳胡适尝试		
● 当代文学的若干问号		
● 期待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		
● 暧昧的“民间”：“断裂问卷”与90…		

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

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“中国文学网”会员，请 [登录](#) 后发表评论；或者您现在 [注册](#) 成为新会员？

诸位网友，敬请谨慎网上言行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。

验证码:

◇屈原的《山鬼》可能与“巫山神女”有关。但是屈原的“山鬼”并不等于“巫山神女”。他只是借用女神，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意志。已经把“神话原型”按抒发感情的需要，进行了改造——“山鬼”里已经融入屈原的身影。

◇杜甫《虎牙行》：“巫峡阴岑朔漠气，峰峦窈窕溪谷墨。杜鹃不来猿狖寒，山鬼幽忧雪霜逼。”——把“山鬼”与巫山联系起来。

◇清人顾成天《九歌解》说，山鬼是“巫山女神”。进一步把“山鬼”与“巫山女神”系起来。

◇四十年代孙作云《九歌·山鬼考》，将《山鬼》与《高唐赋》作对比，认为“巫山神女”是“山鬼”的原型（《清华学报》十一卷）。

（三）、李延陵先生《关于“山鬼”》

◇“於山间”之解

郭沫若先生说：“原文作「采三秀兮於山间」於山即巫山。凡楚辞兮字每具有於字作用，如‘於山’非巫山，则於字为累赘。”[《屈原赋今译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6月P32]。

孙常叙《〈楚辞·九歌〉十一章的整体关系》：“‘采三秀兮於山间’，‘於山’是商於之地的大山，山鬼是‘於山女神’”等。

李延陵先生在《〈关于“山鬼”〉——和郭沫若、姜亮夫、马茂元三位先生商榷》文中，驳斥以郭沫若为代表的：“於山即巫山”时说：“连用在‘兮’字下面的‘於’字，楚辞中有‘委玉质兮於泥涂’（《九思》‘逢尤’），‘虎兕争兮於廷中’（同上），……‘壹气孔神兮於中夜存’（《远游》）；……这些‘於’字不但不能读作‘巫’，并且还要解作‘在’；解作‘在’才能讲得通，也丝毫没有‘累赘’或‘重复’的毛病。……”等等。举证详实，推理严密，很有说服力。

但是，李先生在否定“於山即巫山”的同时，却把“山鬼”与“巫山神女”有关联的可能性也一概否定，——是不是在“泼脏水”时，把小孩也泼掉了呢？

◇李延陵先生说：“祭祀山鬼、……等的祭坛在山下平地；上面她已说过‘来’，这儿巫又说她住在那样的地方；从高高的山上往下来，又是在风雨晦冥的时候，路当然是‘险难’的；这就说明了‘路险难’的原因。因为她的住处是那样不好，她往这里来又是那样艰辛，所以巫又接着向‘观者’说：（我想）‘留灵修在这里住着，使她安然忘记归去。’（‘留灵修兮憺忘归’）而她却说：（把我留在这里，）‘及至年岁已暮，谁再给我荣华呢？’（‘岁既晏兮孰华予？’）试看，这个‘灵修’是巫称她的，何等明白！”（《〈关于“山鬼”〉——和郭沫若、姜亮夫、马茂元三位先生商榷》）

李先生这样的解释，实在不敢苟同。

首先应当判断“山鬼”是为了赴恋人的约会，还是为了赴“在山下平地”之“祭坛”？

诗文“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，路险难兮独後來”之后，并不是“在山下平地”之“祭坛”，而是“表独立兮山之上”。

其次，李先生想“留灵修在这里住着”这种说法，既没有任何文献资料依据，又与情理不合。——祭祀神灵，那有“留神长住”之理？

第三，这种说法，与诗文总体不合。与“怨公子兮怅忘归，君思我兮不得聞”，“思公子兮徒离忧。”不合。

◇李延陵先生还认为：“‘后来’，王逸注为‘来晚暮，后诸神’是正确的”。

李先生既没有任何“来晚暮，后诸神”的依据。而且与诗文“表独立兮山之上”不符。

再说，《九歌》“不是一个有系统的有次序的组合，因之大合祭的场面是不存在的”（钱诵甘《九歌论析》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，1994年1月。）这些都说明“来晚暮，后诸神”之解释不妥。

（四）、钱玉趾先生——《山鬼：〈九歌〉中的负心汉》说

◇钱玉趾先生说：“屈原时代的山神应为男性。”此论不能成立。

上文已说到《高唐赋》“巫山神女”——山神为女性。

再如：

《山海经》“中次七经”：“又东二百里，曰姑媯之山。帝女死焉，其名曰女尸，化为蓀草，其叶胥成，其华黄，其这关如菟丘，服之媚于人。”[.P92]

《山海经》中次十二经：“又东南一百十里，曰洞庭之山，其上多黄金，其下多银铁，其木多粗梨橘櫨，其草多蓼、蘼芜、芍药、芎藭。帝之二女居之，是常游于江渊。澧沅之风，交潇湘之渊，是在九江之间，出入必以飘风暴雨。是多怪神，状如人而载蛇。”[.P106]
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：二十八年，始皇还，浮江，至湘山祠。逢大风，几不得渡。上问博士曰：“湘君何神？”博士对曰：“闻之，尧女，舜之妻，而葬此。”[.P59]。

“姑媯山”、“洞庭山”、“湘山”的山神都是女性。何来“屈原时代的山神应为男性”？

◇钱玉趾先生说：“《山鬼》中的山鬼应该是‘魍魉鬼’一类的精灵”，“魍魉，是山魑，而山魑是一种具坚利长牙，状极丑恶、性凶猛的动物，是传说中的山中怪物”。……“《山鬼》首句‘若有人兮山之阿’，是说‘好像有人’、‘仿佛有人’，其实无人；如果有，也只是无形无影的马那，无从捉摸的精灵”……；“我们认为‘若有人兮山之阿，被薜荔兮带女萝’，是由扮演山鬼的女恋人（女巫）眼光看男性山鬼唱山鬼的”……；“‘怨公子兮怅忘归，君思我兮不得闲。山中人兮芳杜若，饮石泉兮荫松柏。君思我兮然疑作。’这几句写公子（山鬼）对于情爱由真变假，借故回避；写山中人（痴情女子，不是山鬼）像芬芳的杜若……”

钱先生的这些论述“显然是自相矛盾而不可取的”：

其一，若“山鬼应该是‘魍魉鬼’”，“魍魉，是山魑，而山魑是一种具坚利长牙，状极丑恶、性凶猛的动物，是传说中的山中怪物”。这样的怪物，屈原为什么还称其为“君”、为“公子”？

其二，“山鬼的女恋人”，为什么会爱上“魍魉鬼”？

其三，既然“‘仿佛有人’，其实无人；如果有，也只是无形无影的马那，无从捉摸的精灵”，那么“扮演山鬼的女恋人（女巫）”如何“眼光看男性山鬼唱山鬼”呢？

第四，“山鬼的女恋人”，为什么独居山中，称“山中人”？而“山鬼”反而不在山中？

◇钱玉趾先生认为：“山鬼的女恋人仿佛看见的山鬼的装束是‘被薜荔兮带女萝’，而女恋人自己的装束是‘被石兰兮带杜衡’。这一男一女的装束是不同的。”

陆天鹤、陆天华则说：“‘若有人兮山之阿，被薜荔兮带女萝。既含睇兮又宜笑——子慕予兮善窈窕？’……这四句是她梳妆打扮时的唱词。……既表现出她沉浸在爱情中的喜悦，又活画出她的天真和妩媚，同时写出了神女独处深山的特定环境”。“‘乘赤豹兮从文狸，辛夷车兮结桂旗。被石兰兮带杜衡，折芙蓉兮遗所思！’……这四句，神女自述驾车去会所思，歌声充满喜悦。‘被石兰’句，当是指她出发时换了服饰。作者抓住女子特有的爱美心理，用选换服饰这一细节写出神女对待这次相会的认真态度：她要以最美的风采出现在情人面前。”（<屈原《九歌·山鬼》之我见><杭州大学学报>哲社版199504 P86-91）

（五）、其它

◇潘啸龙《先秦诗鉴赏词典·九歌·山鬼》：不是写恋爱。而是“望祭”——女巫 “乘赤豹兮从文狸，辛夷车兮结桂旗”，“入山迎神灵而不遇”。

此说也难以成立。

第一，不管何时何地的何种祭祀，神灵都不可能真实出现。祭祀中的神灵或由巫者装扮，或寄托于牌位、画像、雕像等相关物件。岂有迎神女巫孤身一人“在山林间寻找”，又“没能接到”之理？

第二，迎神的女巫不可能“乘赤豹兮从文狸，辛夷车兮结桂旗”，在无路的山林中乘行。

第三，既是“望祭”，为何又要“入山”去迎神灵？

◇程哲嘉《九歌新注》说：“祭祀的是一位漂亮的女鬼，她出于爱心，才来和人间的男子纠缠。巫师对待这样的孤魂弱鬼，是用不着像对待瘟神一样采取暴力的。所以制止她作祟，只在祭祀中表演其绝望的爱情，让她认识到‘人鬼有别’，缠人无益，而自行退出情场。”

这种解释没有任何内外依据，难以令人信服。